

笔写乡土万象 心涌时代风云

——读凡一平中短篇小说集《上岭恋人》



■刘敬

之于小说家凡一平，“上岭”远非故园山水那么简单，更是他倾心描摹、矢志书写的一方净土，是可供他安放漂泊灵魂的精神原乡。上岭很小，也很大，就如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、莫言笔底的高密东北乡，亦若刘震云深情眷恋的延津、付秀莹痴爱无悔的芳村……凡一平一“人”上岭村，便如鱼得水，似鸟投林，仿佛仅是漫步于山间小道上，随性哼唱那么几句俚调乡曲之际，汨汨的灵感便奔涌而至，恰似岭畔山涧里日夜欢歌的溪流

——《上岭恋人》《上岭侦探》《上岭产婆》……收录了凡一平11篇最新作品的中短篇小说集《上岭恋人》(同首篇篇名)甫一推出，便反响热烈。

诚然，小说中的“上岭”，既是现实的，亦是历史的；既是生活的，亦是社会的；既是故事的背景，亦是情感的源起……在凡一平笔下，那些山林草木、村寨民居，那些爷叔婆娑、悲欢啼怨，总会常驻上岭这个融凝了历史烟云与时代波澜的“大舞台”，倾诉着迷惘与希望，诠释着淳朴与善良，彰显着果敢与坚毅，散溢着温暖与仁爱……

首篇《上岭恋人》，既充满传奇色彩，又极富乡土中国的时代性与当下性。题为“上岭恋人”，实际上“恋”仅是不可或缺的行文主线，相关情节却是“一带而过”，仅存于女主角韦妹莲遥远的记忆中，而在这段小小的插叙之前，却赫然横亘着漫长的40余年的零乱时光……凡一平在不动声色中，将悬念之弓拉得满圆：一男一女两个律师缘何会寻到上岭？韦妹莲又是谁？(因据当地风俗，村人眼中只有“七得飞”，早已忘了韦妹莲的本名)而秦仁飞又是哪一位？他与韦妹莲又有着怎样的命运交织与情感纠

葛，以致选择在去世前委托律师将370余万元的遗产慷慨相赠，而唯一的条件却是，确认对方仍然爱着自己……

一个关于遗赠的故事，就这样被凡一平讲述得波澜起伏，扣人心弦。面对“从天而降”的几百万元巨款，生活依然艰难的韦妹莲阿婆自然倍觉震撼，但世事难如意，人生多错迁，即便心底依然爱着，可是……韦妹莲“嘴唇颤抖，像个说不出苦和甜的哑巴”，她摇摇头，再一次摇摇头，“头上苍苍的白发，在摇晃中飘散，像风中的芦苇”……这一回轮到两个远道而来的律师震撼了，当然，还有每一位读者。试想，只要随口说个“爱”字，甚或仅需点头而已，偏偏阿婆选择了拒绝——这拒绝本身与拒绝背后所蕴含的、所指向上的，恰是凡一平想要表达的吧。他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只是默不作声地将文字之火、情感烈焰燃到最旺，而所有真切感受、细腻体悟，都源于读者内心对小说主旨情不自禁地探寻。

再如《上岭裁缝》一篇，既诗意潜涌，纯情缱绻，又忧伤溢溢、惆怅漫卷。上岭裁缝樊加雨被雇主覃光旺盛情邀至家中，给大女儿覃秀容做出嫁

的新衣。未料，向来“娴静，温婉，像池塘里的一朵睡莲”的覃秀容，这次却因哥哥残疾未娶而对婚事比较抗拒，甚至软硬不吃。就在覃光旺大为光火而又一筹莫展之际，覃秀容却在与樊加雨的短暂相处中莫名动了真情，芳心暗许。按理说，男未娶，女未嫁，且郎有情来妾有意，这也算是一世情缘今朝定吧。然而，面对心灵手巧且热情如火的覃秀容，樊加雨始终对她“我嫁给你要不要”的大胆表白置若罔闻，每每顾左右而言他，只专注教她画线，教她认识缝纫机的每一个部件……

尽管，樊加雨最终把自己的手艺和工具都毫无保留地传给了覃秀容，但，收徒这一表面愿望得到满足的背后，却是深深的遗憾，是对“命中注定”要错失此段姻缘的无尽苦痛与蚀心酸楚。凡一平巧设悬念，暗埋伏笔，通过准确、精细、传神的动作描写及对话描写等，将两人间情愫暗生、爱意双萌的情景精彩呈现了出来。写情，却不言情，尤其是樊加雨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，那一种矛盾与纠结，那一份不甘与无奈，可谓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。小说结尾，悬念揭开。当覃秀容多年

后携夫带子去上岭找寻和报答樊加雨时，终才了悟裁缝当年在冷漠与平静之下的内心狂澜与万般挣扎。原来，裁缝身患绝症，且是先天遗传……刹那间，悲情如花纷落，令人鼻酸。

“故土的微光，若流萤翩飞于人间，字里行间闪耀着人的善与仁。”随着故事的流转，上岭的侦探、产婆、说客、保姆及歌王等，早已走出了上岭，走向了世界。他们在凡一平的新乡土叙事中，身上的地域、民族与时代烙印愈发明晰，且极具人间烟火气，就像村东的张婶、村西的王叔或楼下的小老板、隔壁的李老师，并逐渐定格为上岭人物画廊中独具个性的成员。虽说并非没有迷茫，并非没有困厄，并非没有炽痛，但上岭的水土、山野与天空，在一代代上岭人关于民情、风俗与习惯的传承中，无疑已化为一面面人心、人性与人情的珍贵“滤镜”。所以，我们不难感受到凡一平通过平实文字传达出的丰厚意蕴，诸如那源于骨子里的善良，那发自本能般的仁爱，那醇厚掩不住的智慧，那迷离泪光中的微笑……凡一平使你我相信：希望不灭，美好永在，既来人间走一趟，就要立誓守护好心中的诗和远方。

用脚步丈量真实大地 为文明标注个人刻度

——读罗新《从大都到上都：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

■甘武进

“何以解忧，唯有行走。”翻开《从大都到上都：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这本书后，作者的话让我们深有感触：他希望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。他认为这种转变比什么都重要，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追求，哪怕他不能取得世俗认可的那些成功——无论是少年时代所梦想的那种文学上的成功，还是如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的所谓成功。

从元大都(北京)到上都(金莲川)，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的攀路，是一条从农耕文明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。这里是山川的终点，草原的起点，贯穿长城内外，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。北大教授罗新，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，在华发之年，自北京健德门启程，沿着元代攀路北行，不畏烈日、暴雨、尘土飞扬、山路艰辛，穿行于田垄

与山谷间，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450公里山川河流，抵达上都——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，完成了他15年前的夙愿。

在作者笔下，每一段路、每一条河、每一座小山、每一种飞鸟，都凝固着历史的变化与传承。从昌平到居庸关，要经龙虎台村，此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。元帝北巡，例以龙虎台捺钵(意为行营)为正式告别大都之地，必在此留驻，留守官员也远送至此。杨允孚诗云：“大臣奏罢行程起，万岁声传龙虎台。”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，可追溯到成吉思汗。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，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。明成祖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，在此设宴大飨随驾将校，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的一个表现。

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，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。自南向北者，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，风物一变，不免心神震荡，忍不住要诉诸笔墨。吴

师道诗：“神京望西北，连山郁崔嵬。百里达关下，两崖忽中开。”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。胡助诗：“天险限南北，乱石如城障。”感慨关塞天险，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。类似的感慨常见于他人笔下，都在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。自上都返南者，到了居庸关，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，即将回到温暖的大都，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。

历史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、博物学……作者信手拈来，满是渊博的学识和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洞见。巡检司村的大槐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，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，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，以及在此放牧的史、车二部蒙古牧人。明朝徐渭从滴水崖北来前往龙门所时，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。依徐渭的习惯和喜好，他会选择寺庙而不是兵营小憩。他在这棵榆树下迎风而立，向南看这个静谧的山谷。“那时已是秋天，东

西两山霜叶如染，色彩斑斓，远比我们今天所见的更壮丽、更迷人。”

“当年读纳兰词，感觉真是超越时代，这样一颗敏感得不可思议的心，既亲切又陌生。想想他曾行吟在南沙河岸边，他所凝视过的天空，他所吹拂过的夏风，和此刻大概也差不了太多吧。”其实，作者的行程就像一场意义非凡的凭吊与追怀，他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观察草木枯荣、残垣断壁、山川河流以及众生百态，并展开诸多合理且不乏趣味性的联想，将史学科普适度又巧妙地融合进游记的思考中，在烟火气中找寻古人曾经所见所闻，正如李白诗云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

美国畅销书作者马克·亚当斯在《到马丘比丘右转》中写道：“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。”罗新熟知纸上的中国，但更加珍惜自己用脚丈量过的真实大地。他以旅行者的



谦卑，一趟行旧路、谈旧史、怀旧人、忆旧事的旅程，让人看到大历史背景下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，完成了从“旅游者”到“旅行者”的蜕变，为文明标注个人的刻度。通过行走的体悟，作者集聚了重新理解人与土地、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：“我不做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者，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，而不是一个远离山野，远离底层的人。”